

南京东南文化交流有限公司
東南文化

紅樓夢的破譯

作者 孔祥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紅樓夢的破譯

作者 孔祥賢

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
南京东南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策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的破译/孔祥贤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1.10

ISBN 7-5399-1667-2

I. 红… II. 孔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
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8225 号

书 名 红楼梦的破译
著 者 孔祥贤
责任编辑 伍恒山
责任校对 大川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南京曼迪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字 数 28 万
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印 数 1201-4220 册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667-2/I·1568
定 价 2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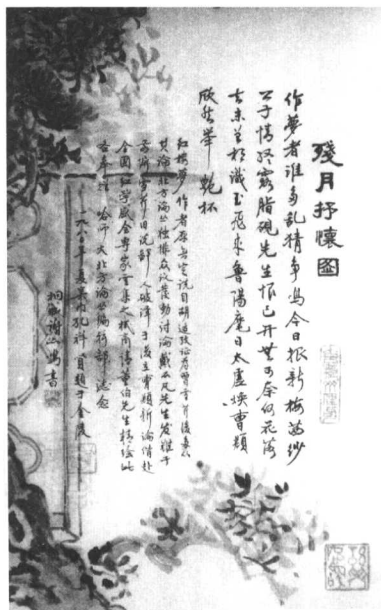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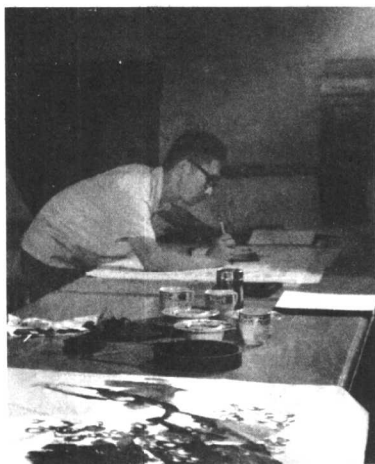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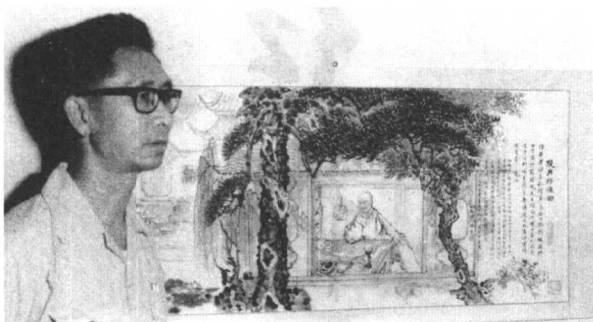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紅樓夢的破譯

潘木蘭



題



1. 1980年夏,孔祥贤出席全国红学大会,赠给哈尔滨师范大学《北方论丛》的纪念画。(上图)
2. 该画的文字部分。(右下图)
3. 孔祥贤在大会上题诗。(左下图)

丁未八月，余答客之便，見秦淮壁上題云：「一溪烟水露華凝，別院笙歌轉玉繩。爲待夜涼新月上，曲欄深處徹銀燈。」飛蓋香含豆蔻梢，冰桃雪藕綠荷包。榜人能唱湘江浪，畫幾臨風當板敲。」早潮退後晚潮催，潮去潮來日幾回。潮去不能將妾去，潮來可肯送郎來。」三首，深得竹枝風趣。尾署「翠雲道人」。訪之，乃織造成公之子嘯厓所作，名延福。有才如此，可與雪芹公子前後輝映。雪芹者，曹棟亭織造之嗣君也。相隔已百年矣。

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，備記風月繁華之盛，中有所謂大觀園者，即余之隨園也。明我齋讀而羨之（坊間刻本無此七字）。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，我齋題云（此四字坊間刻本作「雪芹贈云」，今據原刻本改正。）：

病容憔悴勝桃花，午汗潮回熱轉加；猶恐意中人看出，強言今日較差些。

威儀棣棣若山河，應把風流奪綺羅，不似小家拘束態，笑時偏少默時多。

我們現在所有的關於紅樓夢的旁證材料，要算這一條爲最早。近人徵引此條，每不全錄；他們對於此條的重要，也多不曾完全懂得。這一條記載的重要，凡有幾點：

（一）我們因此知道乾隆時的文人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。

（二）此條說曹雪芹是曹棟亭的兒子。（又隨園詩話卷十六也說「雪芹者，曹棟亭織造之嗣君也」。但此說實是錯的，說詳後。）

（三）此條說大觀園即是後來的隨園。

十五夜射堂看月寄子猷二弟

西署徵歌東署聞南樓送酒北堂醺人間清夜無
拘束千古歡場執冠羣八月鄉關多過雁中年心
事祇看雲侍香班散聯吟去疎柳長隴坐卯君

(4)

聞二弟從軍却寄

與子隨地同胚胎與子四十猶嬰孩囊垂秃筆不
稱意棄薄文家談武備伏聞攘狄開邊隅聞子獨
載推鋒車回憶趨庭傳射法平安早寄雙魚

(5)

《提要》說曹家是鑲藍旗人，這是錯的。《八旗氏族通譜》有曹錫遠一系，說他家是正白旗人，當據以改正。但我們因《四庫提要》提起曹寅的詩集，故後來居然尋着他的全集，計《棟亭詩鈔》八卷，《文鈔》一卷，《詞鈔》一卷，《詩別集》四卷，《詞別集》一卷（天津公園圖書館藏）。從他的集子裏，我們得知他生於順治十五年戊戌（一六五八）九月七日，他死時大概在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）的下半年，那時他五十五歲。他的詩頗有好的，在八旗的詩人之中，他自然要算一個大家了。（他的詩在鐵保輯的《八旗人詩鈔》——改名《熙朝雅頌集》——裏，占一全卷的地位。）當時的文學大家，如朱彝尊、姜宸英等，都為《棟亭詩鈔》作序。

(3)

思仲軒詩

思仲杜仲也，俗呼爲榔芋，可食，其木美陰而益下，在使院西軒之南。託物比興，蓋有望于竹村，悲吾弟筠石焉。爾作思仲軒詩。

方書劍廣泉，寓懷託思仲。仙迹雖多誣，令我心魄動。容杳無期，前夕曾入夢。想遂冥漠游，尻馬自飛。壯隻身念老兄，諸子尚乳。渾骨肉，鈔舊歡，飄流涉沈痛。憶汝持節來，錦衣貌殊衆。舉眼歷十稔，拱木已成棟。餘生藹浮雲，一逝豈能控。因風寄哀絃，中夜有餘悵。

寸書呈李

魚灣夜歸憶子猷弟句，悽然有作。

水動漁舟出，題詩人已無。荒堤潮涼月，蒿目歎懸珠。估子夜吹笛，笛師行唱于白頭。更何好踪跡，浪江胡。

(6)

(7)

辛卯三月二十六日，聞珍兒殤，書此忍勸。兼示四姪寄西軒諸友三首。

老不禁愁病，尤難斷愛根。極言生有數，誰謂死無恩。拭淚知吾過，開鍼覓字昏。零丁摧亞子，孤弱倒寒門。

子仲多遺息，成材在四三。承家望猶子，努力作奇男。經義談何易，程朱理必探。殷勤慰衰朽，素髮滿朝簪。

目集

喜三姪頗能畫長幹，爲題四絕句。

墨濡鱗皴，顰早雷。後生蜂蝶儘知猜，一家准勅誰修得。壓卷詩從笨伯來。

樓亭詩鈔卷五

十二

補之畫梅，蜂蝶皆集，萬宗謂之准勅愚梅。

八尺能伸自在身，好花長是要精神。古來奇雅無多子，僞記龍城作美人。

羅浮峯見柳子厚龍城，雖此乃王性之僞作也。

妙香一樹畫難描，淚灑荒園百草梢。此日天涯深慶喜也，如歷劫見水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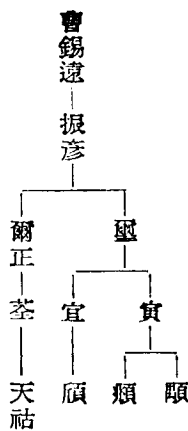
子猷畫梅家，歲無一幅。

清暘出谷影，槎杈不比前村一。兩家耐取春工正，濃意何妨桃李共開花。

(8)

(9)

這個世系頗不明。我們可試作一個假定的世系表如下：



曹寅的《棟亭詩鈔別集》中有《辛卯三月聞珍兒傷，害此忍慟，兼示四姪寄東軒諸友》詩三首，其二云：「世出難居長，多才在四三。承家賴猶子，努力作奇男。」四姪卽頤，那排行第三的當是那小名珍兒的了。如此看來，頤與頤當是行一與行二。曹寅死後，曹頤襲織造之職。到康熙五十四年，曹頤或是死了，或是因事撤換了，故次子曹頤接下去做。織造是內務府的一個差使，故不算做官，故《氏族通譜》上只稱曹寅爲通政使，稱曹頤爲員外郎。但《紅樓夢》裏的賈政，也是次子，也是先不襲爵，也是員外郎。這三層都與曹頤相合。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卽是曹頤；因此，賈寶玉卽是曹雪芹，卽是曹頤之子，這一層更容易明白了。



(11)

史料说明

(1) 胡适博士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中引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卷二及卷十六各一条，以证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曹寅之子雪芹；然后再否定“子”而肯定“孙”，得出作者是曹寅之孙雪芹的结论。然而，胡适对卷十六的第十七条却只引了半句。

(2) 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六第十七条全文。从此条可见袁枚心目中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曹寅之子而非曹寅之孙，不过弄错了名字。这就是胡适不敢全录此条的原因。

(3) 胡适在《考证》中承认看过曹寅全集，即《楝亭集》。我们即以此集来检验胡适的“考证”。

(4) 《楝亭诗钞》卷二，《十五夜射堂看月，寄子猷二弟》。胡适从诗中“坐卯君”应知，曹寅有弟子猷，肖兔，生于康熙二年己卯。

(5)《棟亭诗别集》卷三,《闻二弟从军却寄》。胡适从诗中“同胚胎”应知,子猷与曹寅(子清)是同胞兄弟。

(6)《棟亭诗钞》卷七,《渔湾夜归,忆子猷弟句,凄然有作》。胡适从此诗应知,曹寅之弟子猷已死。

(7)《棟亭诗钞》卷六,《思仲轩诗》。胡适从此诗应知,子猷又名筠石,死时诸子尚幼。

(8)《棟亭诗钞》卷五,《喜三侄颀能画长干》。胡适从诗中自注“子猷画梅,家藏无一幅”应知,曹颀是子猷的第三子。

(9)《棟亭诗别集》卷四,《辛卯三月二十六日,闻珍儿殇,书此忍恻,兼示四侄,寄西轩诸友》。胡适从诗中“零丁摧亚子,孤弱例寒门”应知,珍儿是曹寅的次子,曹颀是曹寅的长子。从“承家望犹子”应知,在曹寅身边的四侄是曹颀,即子猷的第四子。

(10)胡适在曹寅全集中所获得的信息远不止以上所引数条,然而他却在《考证》中说老大曹颀、老二曹颀、老三珍儿、老四曹颀。为什么要骗人?因为他要把曹颀与贾政对上号,以便把雪芹与宝玉对上号,从而可以证明曹雪芹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。读者诸君,这样的“考证”你能相信吗?

(11)裕瑞的《枣窗闲笔》说雪芹之叔是脂砚斋,宝玉非雪芹自己写照。

以上(1)至(10)是胡适假考证的铁证。



作者简介

孔祥贤,男,苏州人,1928年出生于上海。中国银行研究员,1993年自江苏省分行退休,1997年结束返聘,仍从事学术活动。

作者治学的特色是:

坚持不懈——自1950年起即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,此后断断续续近30年,1979年又开始发表论文,1989年起出版专著,至今学术活动未停。

博而求精——作者论著涉及的方面有:金融、保险、国际金融、外贸、财务会计、货币史、钱币学、经济史、考古、清史、民国史、古典文学、红学、烹饪史等。友人戏称杂家。

人弃我取,化陈举新——如大清银行对中国金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,然而没有专史,某些著作提到该行也是陈陈相因,老生常谈。作者对陈言据实取舍,化陈为新,再以大量新史料提出新观点,作出新立论,写出了《大清银行行史》,成为研究金融史的参考书。

精而求全,合成系统——如中国银行的史料数以万计,作者选其精而求其全,负责编成《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》(上编)。又如作者策划组织编写了《世界各地金融》丛书,出版了十余册,成一系统。

理论实用,求其双美——如《台湾金融》很切实用,且对台湾的金融也作理论上的探讨。如《中国近代纸币史》,史论结合,提供新史料、新观点、新理论,不仅对学者有用,而且对钱币收藏者也有用。

力克难点,务求创新——即以本书而论,以数十年之功,不断突破难点,终于有了新发现,创造了新方法,开辟了新道路,驰骋于新天地。

许宝騄先生序

“红学”作为“显学”发展到今天，应该有所突破，更上一层楼了。这是现在“红学”家们一致的呼声。

研究《红楼梦》，面要宽，门要多，路要深，特别要打消禁区，充分开放。这是近年来“红学”界的新形势，是一大进步。

正是在这种呼声中，这种形势下，恰巧，我最近在三天之内连接远道寄来的有关《红楼梦》的两部著作。一部是香港李知其先生所著《红楼梦谜》的下篇（1985年9月版）。既说是谜，当然要猜，自然是地地道道的索隐派了。另一部便是南京孔祥贤同志所著《红楼梦的破译》手稿，都二十六万余言，并附来一纸书信，要我作序。我受而读之，在冗忙中足足熬了三个通宵，窃自欣然喜悦。可是一说作序，则又怵焉惭惶。说些什么呢？无已，且随感想所及，漫然写下去吧。

前文所谓禁区，涉及《红楼梦》研究中的索隐学派问题。关于《红楼梦》，蔡元培著有《石头记索隐》，王梦阮和沈瓶庵著有《红楼梦索隐》，“红学”界称为索隐派。这些本都是“一家之言”，至少可以“姑备一说”。可是自从胡适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中对蔡元培的《索隐》大肆讥评训笑，斥为“笨伯”“猜笨谜”之后，遽以压倒之势把索隐派打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。“红学”界一提起索隐，便目为异端、邪说、谬论甚至笑谈，无形中形成一个禁区。其尤甚者，犹忆1983年在南京开“红学”会时，适值党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，卫道之士闻风而动，竟即力图引与“红学”索隐派挂钩，藉以横施压制，实令人啼笑皆非。时至今日，“双百”方针重又提出，在“红学”领域我们尤应倡导有雅量，能宽容，虚心静气，互助互学，而不要立门户，开山头，搞派性，当打手。学术乃天下公物，谁也垄断不了的。《红楼梦》索隐派理应是受到正确对待，恢复其应有的学术地位，是时候了。

《红楼梦》内容异常丰富，可以从多种角度看，作多方面的研究。当



然，它主要写爱情悲剧，是一部文学创作，其思想性、艺术性乃至文字技巧，诚所谓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深”，不用说，是该深入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。又有些学者专心致力于作者家世身世的探究，以致有人说“红学”变成了“曹学”，我看，“曹学”也是应该大力发扬的——这样一位世界文坛巨人，比之莎士比亚毫无逊色，难道不应该给他树丰碑，立大传吗？所有这些研究都是重要的、必要的，目前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着。而此外，我窃以为还大可从历史、政治、社会等角度来加以研读，这有什么不好，怎么会是犯禁的呢？目前国内“红学”界有一个现象，不知从哪年起，人们忽然一致争着说《红楼梦》是，或者说都不敢说《红楼梦》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。这大概是有所风闻而望风希旨的。可是问其内容呢，谁都不说出也说不出其所以然，说来说去，总不外书中第四回所写贾、王、薛、史四大家族以及第十五回所写《王凤姐弄权铁槛寺》等几点。当然，这些都揭露出封建社会中豪门权贵的黑幕，不失为深刻的社会史料。但既称为政治历史小说，就还当道出其远远不止于此的、丰富的、具体的内容。有没有呢？有的，而且很多，不过不得不写得幽秘隐晦，乍看看不出，须要深入探索抉发，而这就自然涉入索隐的领域了。我从来不说索隐派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正宗，但的确坚持说它不失为《红楼梦》研究中的一个方面。而当前若说要有所突破，我看这里正是个老大的突破口呢。

话扯远了，借着为孔著作序而“抛出”自己的邪说，在卫道者先生们看来又不免有“污染”之嫌，真是罪不容诛。闲话已多，“言归正传”，而“正传”反倒很少，只说两点。

本书单刀直入提出《红楼梦》一书的原作权问题。作者从旁证、自证两个方面以大量“证词”论证了原作者是曹頔，而曹雪芹则只是改编者，或称改作者、补作者。这叔侄二人之间原作与改编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，是有主从之分的合作关系。提出这一论点极为重要，自不待言；而摆出的论据也够分量，有说服力。作者在这里表现了自己的卓见、胆量、学识和功力，是我近年来所见到国内有关“红学”的出色著作之一。我还不愿说他已算有所突破，但敢说他确已向这个目标迈出了雄健的一步。这是“红学”界当前一件可喜的事。

作者接着论证了第二个根本问题，即《红楼梦》书中有无隐真问题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老早以前就提出了正面的结论。本书作者则以远远更为细密的论据论证了《红楼梦》书中的隐真。而首先从根本上就我国古典文学的隐真的传统立论，尤为我怀想已久而未遑阐说的一点，可谓“实获我心”。这些，诚如作者来信所说，是我俩之间的“大同”之处。至于说到所隐真事的内容，作者是单从《红楼梦》原作者曹頫出发，认为纯系有关曹頫的案件和事项。而其发隐的方法则是把书中文字多视为密码而一一加以破译。这些，我还未加深研，还不大懂，不敢贸然苟同，而这些并非如来信所说只是“小异”而已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作者在这里终是冲破了禁区而驰骋于自由思考的广阔天地。这又是“红学”界当前一种可喜的现象。

应人之请为书作序，而公然说出在一些并非不重要的论点上不能苟同，有这种道理吗？曰：这在我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说实话；在祥贤同志为能容人说不同的意见，有雅量。交朋友，做学问，都正该这样，也正合于祥贤同志的始祖、我们大家的至圣先师所说的“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”的古训，也就算我俩之间的一种精神文明吧。

胡拉乱扯，不三不四，不像序，是为序。

許寶騏

1987年4月作于北京

许先生时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、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《团结报》名誉社长。



胡文彬先生序

我与孔祥贤同志初识于 1980 年 7 月。我和他都是应邀参加在哈尔滨友谊宫举行的第一届全国《红楼梦》学术讨论会的。我记得，他交给那次大会的论文，题目就是《红楼梦的破译》。岁月匆匆，一转银七载时间就过去了，祥贤同志竟是不声不响，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写出了二十余万字的专著来。

最近，祥贤同志将全部书稿从石头城寄到京都，嘱我为他的书稿写几句话。这几个月来，我虽然时南时北，只能在旅途中断断续续拜读全稿，但现在回想读过的每一章每一节，确实觉得受惠匪浅。我很感谢祥贤同志的信任，给了我先睹为快的机会。

据祥贤同志说，《红楼梦的破译》从酝酿到定稿，前后共花费了十三年的时间。可以说，为了这部书稿，祥贤同志耗去了自己生命中最好的年华。一个人为了研究一门学问，追求一个真理，肯于耗费这么长的时间，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，实在是值得大家好好学习的。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曾经说过：“一个人以学术许身，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去。”我想，祥贤同志为研究《红楼梦》而度过的十三个春秋，也是“同普通人”的生活大不一样的。他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竟能如此执着，锲而不舍，其精神是令我敬重的。今天，当《红楼梦的破译》即将面世的时候，我同祥贤同志的心情一样，是充满了无限喜悦之情，也是我愿为本书操管为文的重要原因。

我读过《红楼梦的破译》之后，有两点印象是极为深刻的：第一，祥贤同志选择的研究课题不仅重大，而且研究的难度也大。第二，祥贤同志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特点，可以说是独辟蹊径，非同一般。这两点是他研究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，也构成了本书的特色，恐怕未来的读者也正因为此，而喜欢本书。

从《红楼梦的破译》全书的内容看，作者着力研究的问题是两大部分。其一，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？这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

“老”问题,也是一个大难题。大家都知道,作者问题早在《红楼梦》刊刻问世的时候就出现了。从那时到现在的二百多年间,研究者围绕它所进行的争论,可以说是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如果我们把诸家的观点作一粗略的归纳,我以为至少有下面五种意见是有相当代表性的。这五种意见是:

(1) 未知出自何人说,此说出自程伟元。1791年,程伟元、高鹗将他们搜集、整理的《红楼梦》一百二十回以木活字排印,世称“程甲本”。程伟元在“程甲本”卷首写了一篇“叙”,其中说道:“《红楼梦》小说,又名《石头记》,作者相传不一,究未知出自何人,惟书内记曹雪芹先生删改数过。”程伟元对《红楼梦》作者究竟是谁是持存疑态度的。不过程氏的观点并没有被更多人接受,对后世的研究者影响十分有限。

(2) 作者曹雪芹说。持此说者较多,所据的资料也比较他说的证据更充分、更有力些。如,与曹雪芹生于同时而不相识的清宗室诗人永忠就有“因墨香得观《红楼梦》小说吊雪芹三绝句(姓曹)”(见《延芬室稿》)可证《红楼梦》作者就是曹雪芹。还有一位与曹雪芹沾亲带故的富察明义,他写过二十首《题红楼梦》诗,诗题下有小注说:“曹子雪芹出所撰《红楼梦》一部,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,其所谓大观园者,即今随园故址。惜其书未传,世鲜知者,余见其钞本焉。”(见《绿烟琐窗集》)这条诗注比永忠的诗题更为详备,再次证明了《红楼梦》作者是曹雪芹。故此说为多数人所接受,成为二十世纪初新红学考证派奠基人胡适的考证曹雪芹的“硬证据”。

(3) 旧稿新裁说。此说的肇始者是清宗室文人裕瑞。他说:“闻旧有《风月宝鉴》一书,又名《石头记》,不知何人之笔。曹雪芹得之……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,借以抒其寄托。”(见《枣窗闲笔》)此说对后世一些研究者颇有影响力,旧红学中的索隐派代表人物几乎都持此观点。在当代学者中,如戴不凡、黄旦、李百春等同志,都从考证角度继承和发展这个观点。

(4) 明末遗民说。这个观点是从旧红学索隐派,如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、王梦阮、沈瓶庵的《红楼梦索隐》中演化而来的。他们都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作者含民族血泪铸成此书,有“吊明之亡,揭清之失”的胸